

卷第八十二 異人二

陸法和 王梵志 王守一 李子牟 呂翁 管子文 袁嘉祚 鄭相如

陸法和

陸法和隱於江陵百里洲。衣食居處，與沙門同，自號居士，不至城廓，容色常定，人莫測也。侯景始降於梁，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：「貧道應共檀越擊侯景，為國立效。」元英問擊之何也，法和曰：「正自如此。」及景渡江，法和時在清溪山，元英往問之曰：「侯景今圍城，其事云何？」法和曰：「宜待熟時，不撩自落。檀越但待侯景熟，何勞問也。」因問克不，乃曰：「亦克，亦不克。」景遣將任約，眾號五萬，伐湘東王於江陵。兵將逼，法和乃出詣湘東云：「自有兵馬（馬原作書，據明抄本改），乞徵任約。」召諸蠻弟子八百人，在江津，二日便發，王遣胡僧祐（許刻本祐作祐），領千餘人與之同行。法和登艦大笑曰：「無量兵馬。」江陵多神祠，人俗常所祈禱，自法和軍出，無復一驗，人以為諸神皆從行故也。至赤洲湖，與任約相對。法和乘輕舟，不介胄，沿流而下，去約軍一里。乃遠謂將士曰：「觀彼龍睡不動，吾軍之龍甚自踴躍，即攻之。」縱火舫於前，而逆風不便，法和執白羽扇以麾風。風勢即反，約眾皆見梁兵步於水上，於是大潰，皆投水。約逃竄不知所之。法和曰：「明日午時當得。」及期未得。人問之，法和曰：「吾前於此洲水干時，建一刹，語檀越等，此雖為刹，實是賊標，今何不白標下求賊也。」如其言，果見任約在水中，抱刹柱頭，才出鼻，遂擒之。約言求就師目前死，法和曰：「檀越有相，必不死，且於王有緣，決無他慮，王於後微得檀越力。」果釋，用為郡守。及（及原作又，據明抄本改）西軍（軍字原無，據明抄本補）圍江陵，約以兵赴救，力戰焉。法和既平任約，乃還謂湘東王曰：「侯景自然平矣。一無可慮。」蜀賊將至，法和乃請守巫峽待之，乃總諸軍而往。先運石以填江，三日，水遂分流，橫之以鐵鎖。蕭紀果遣蜀將渡峽口，勢蹙，進退不可。王琳與法和經略，一戰而殲之。山中多毒蟲猛獸，法和授其禁戒，不復噬螫。所近江湖，必於岸側結草，雲此處放生，漁者皆無得。時將兵，猶禁諸軍漁捕，有竊為者，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，有弟子戲截蛇頭，來詣法和，法和曰：「汝何意殺蛇？」因指以示之，弟子乃見蛇頭齧袴褶而不落。又有人以牛試刀，一下而頭斷，來詣法和，法和曰：「有一斷頭牛，就卿徵命殊急，若不為作功德，一月內報至。」其人不信，數日果死。其言多驗。元帝以法和為郢州刺史，法和稱不稱臣，其啟文印名上自稱居士。後乃自稱司徒，帝謂僕射王褒曰：「我來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，而自稱何也？」褒曰：「彼即以道術自命，容是先知。」帝曰：「法和功業稍重。」遂就拜為司徒。後大聚兵艦，欲襲襄陽而入武關，帝使止之，法和乃盡致其兵，謂使者曰：「法和求道之人，尚不希釋梵天王，豈窺人主之位，但與主有香火因緣救援耳。今既被疑，是業定不可改也。」於是設供養，具大包薄餅。及西魏舉兵，法和赴江陵，帝使人逆之曰：「此自能破賊，但鎮郢州，不須動也。」法和乃還州，聖其城門，著粗白布衫布袴，邪中，大繩束腰，坐葦席，終日乃脫之。及聞梁滅，復取前凶服，著之受弔，梁人西入魏，果見包餅焉。（出《渚宮舊事》）

王梵志

王梵志，衛州黎陽人也。黎陽城東十五里，有王德祖，當隋文帝時，家有林檎樹，生瘿大如斗，經三年朽爛，德祖見之，乃剖其皮，遂見一孩兒抱胎，而德祖收養之。至七歲，能語，曰：「誰人育我，復何姓名？」德祖具以實語之，因名曰林木梵天（明抄本因名曰林木梵天句作因曰雙木曰梵名曰梵天），後改曰梵志。曰王家育我，可姓王也。梵志乃作詩示人，甚有義旨。（出史遺，明抄本作《逸史》）

王守一

唐貞觀初，洛城有一布衣，自稱終南山人，姓王名守一，常負一大壺賣藥。人有求買之不得者，病必死，或急趁無疾人授與之者，其人旬日後必染沉痛也。柳信者，世居洛陽，家累千金，唯有一子。既冠後，忽於眉頭上生一肉塊。歷使療之，不能除去，及聞此布衣，遂躬自禱請，既至其家，乃出其子以示之。布衣先焚香，命酒脯，猶若祭祝，後方於壺中探一丸藥，嚼傳肉塊，復請具樽俎。須臾間，肉塊破，有小蛇一條突出在地，約長五寸，五色爛然，漸漸長及一丈已來。其布衣乃盡飲其酒，叱蛇一聲，其蛇騰起，雲霧昏暗。布衣忻然乘蛇而去，不知所在。（出《大唐奇事》）

李子牟

李子牟者，唐蔡王第七子也，風儀爽秀，才調高雅，性閒音律，尤善吹笛，天下莫比其能。江陵舊俗，孟春望夕，尚列影燈。其時士女緣江，輒闌縱觀。子牟客游荆門，適逢其會，因謂朋從曰：「吾吹笛一曲，能令萬眾寂爾無嘩。」於是同游贊成其事。子牟即登樓，臨軒回（明抄本回作獨）奏，清聲一發，百戲皆停，行人駐愁（明抄本愁作足），坐者起聽，曲罷良久，眾聲復喧。而子牟特能，意氣自若，忽有白與，自樓下小舟行吟而至，狀貌古峭，辭韻清越，子牟泊坐客，爭前致敬。與謂子牟曰：「向者吹笛，豈非王孫乎？天格絕高，惜者樂器常常耳。」子牟則曰：「僕之此笛，乃先帝所賜也，神鬼異物，則僕不知，音樂之中，此為至寶，平生視僅過萬數，方僕所有，皆莫能知（明抄本能知作之比），而與以為常常，豈有說乎？」與曰：「吾少而習焉，老猶未倦，如君所有，非吾敢知，王孫以為不然，當為一試。」子牟以授之，而與引氣發聲，聲成而笛裂。四座駭愕，莫測其人，子牟因叩額求哀，希逢珍異。與對曰：「吾之所貯，君莫能吹。」即令小僮，自舟齎至，子牟就視，乃白玉耳，與付子牟，令其發調，氣力殆盡，纖響無聞，子牟彌不自寧，虔恭備極。與乃授之微弄，座客心骨冷然。與曰：「吾愍子志尚，試為一奏。」清音激越，遐韻泛溢。五音六律，所不能備，曲未終，風濤噴騰，雲雨昏晦，少頃霽霽，則不知與之所在矣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）

呂翁

開元十九年，道者呂翁，經邯鄲道上邸舍中，設榻施席，擔（明抄本擔作解）囊而坐。俄有邑中少年盧生，衣短裘，乘青駒，將適於田，亦止邸中，與翁接席。言笑殊暢，久之，盧生顧其衣袋弊褻，乃歎曰：「大丈夫生世不諧，而因如是乎。」翁曰：「觀子膚極腴，體胖無恙，談諧方適；而歎其困者，何也？」生曰：「吾此苟生耳，何適之為。」翁曰：「此而不適，而何為適？」生曰：「當建功樹名，出將入相，列鼎而食，選聲而聽，使族益茂而家用肥，然後可以言其適。吾志於學而游於藝，自惟當年，朱紫可拾，今已過壯室，猶勤田畝。非困而何？」言訖，目昏思寐，是時主人蒸黃粱為饌，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。生枕之，當其黃粱熟，

志。」其枕竅而竅其兩端，生俯首枕之，寐中，見其竅大而明朗可處，舉身而入，遂至其家。娶清河崔氏女，女容甚麗而產甚殷。由是衣裘服御，日已華侈，明年，舉進士，登甲科，解褐授校書郎，應制舉，授渭南縣尉，遷監察御史起居舍人，為制誥。三年即真。出典同州，尋轉陝州。生好土功，自陝西開河八十里以濟不通。邦人賴之，立碑頌德。遷汴州嶺南道彩記使，入京為京兆尹。是時神武皇帝方事夷狄，吐蕃新諾羅、龍莽布攻陷瓜沙，節度使王君奭新被敘投河隍戰恐（明抄本新被敘投河隍戰恐八字作與之戰於河隍敗績），帝思將帥之任，遂除生御史中丞河西隴右節度使，大破戎虜七千級，開地九百里，築三大城以防要害，北邊賴之，以石徵功焉，歸朝策勛，恩禮極崇，轉御史大夫吏部侍郎。物望清重，群情翕習，大為當時宰相所忌，以飛語中之，貶端州刺史，三年徵還，除戶部尚書。未幾，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與蕭令嵩、裴侍中光庭同掌大政，十年，嘉謀密命，一日三接，獻替啟沃，號為賢相。同列者害之，遂誣與邊將交結，所圖不軌，下獄，府吏引徒至其門，迫之甚急，生惶駭不測。注其妻子曰：「吾家本山東，良田數頃，足以禦寒餒，何苦求祿，而今及此，思復衣短裘，乘青駒，行邯鄲道中，不可得也。」引刀欲自裁，其妻救之得免。共罪者皆死，生獨有中人保護，得減死論，出授歡牧。數歲，帝知其冤，復起為中書令，封趙國公，恩旨殊渥，備極一時。生有五子。傳、侗、儉、位、倚。傳為考功員外，儉為侍御史，位為太常丞，季子倚最賢。年二十四，為右補闕。其姻媾皆天下望族。有孫十餘人，凡兩竄嶺表，再登台鉉，出入中外。迴翔台閣，三十餘年間，崇盛赫奕，一時無比。末節頗奢蕩，好逸樂，後庭聲色皆第一。前後賜良田甲第，佳人名馬，不可勝數。後年漸老，屢乞骸骨，不許，及病，中人候望，接踵於路，名醫上藥畢至焉。將終，上疏曰：「臣本山東書生，以田圃為娛，偶逢聖運，得到官序。過蒙榮獎，特受鴻私，出擁旄鉞，入升鼎輔，周旋中外，綿歷歲年，有忝恩造，無裨聖化。負乘致寇，履薄戰兢，日極一日，不知老之將至。今年逾八十，位歷三公，鍾漏並歇，筋骸俱弊，彌留沉困，殆將溘盡。顧無誠效，上答休明，空負深恩。永辭聖代，無任感戀之至。謹奉表稱謝以聞。詔曰：「卿以俊德，作餘元輔，出雄藩坦，入贊緝熙，昇平二紀，實卿是賴。比因疾累，日謂痊除，豈遽沉頓，良深憫默，今遣驃騎大將軍高力士就第候省，其勉加針灸，為餘自愛，燕冀無妄，期丁有喜。」其夕卒。盧生欠伸而寤。見方偃於邸中，顧呂翁在傍，主人蒸黃粱尚未熟，觸類如故，蹶然而興曰：「豈其夢寐耶。」翁笑謂曰：「人世之事，亦猶是矣。」生然之（明抄本然之作默然）。良久謝曰：「夫寵辱之數，得喪之理，生死之情，盡知之矣。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，敢不受教。」再拜而去。（出《異聞集》）

管子文

李林甫為相初年，有一布衣詣謁之，闔吏謂曰：「朝廷新命相國，大僚尚未敢及門，何布衣容易謁之耶。」布衣執刺，待於路旁，高聲自稱曰：「業八體書生管子文，欲見相國伸一言。」林甫召之於賓館，至夜靜，月下揖之。生曰：「僕實老於書藝，亦自少游圖籍之圃，嘗竊見古昔興亡，明主賢臣之事，故願謁公，以伸一言。」林甫曰：「僕偶各位於輔弼，實非才器，已恐不勝大任，福過禍隨也。君幸辱玉趾，敢授教於君，君其無惜藥石之言，以惠鄙人。」生曰：「古人不容易而談者，蓋知談之易聽之難也。必能少覽容易之言，而不容易而聽，則涓塵皆可以裨海岳也。況聖哲云：『一言可以興邦，一言可以喪邦。』公若聞一言即欲奉而行之，臨一事即悉心狗意，如此，則雖日納獻言之士，亦無益也。」林甫乃容恭意謹而言曰：「君但一言教僕，僕當書紳而永為箴誡。」生曰：「君聞美言必喜，聞惡言必怒。僕以美言譽君，則無裨君之事。以惡言諷君，既犯君之顏色，既犯君之顏色，君復怒我。即不得盡伸惡言矣。美言狗而損，惡言直而益。君當悉察之。容我之言，勿復加怒。」林甫不覺膝席而聽。生曰：「君為相，相天子也，相天子，安宗社保國也。宗社安。萬國寧，則天子無事。天子無事，則君之無事。設或天下有一人失所，即罪在天子，罪在天子，焉用君相。夫為相之道，不必獨任天下事，當舉文治天下之民，舉武定天下之亂，則仁人撫疲瘵，用義士和鬥戰。自修節儉，以諷上，以化下，自守忠貞，以事主，以律人，固不暇躬勤庶政也。庶政得人即治，苟不得人，雖才如伊呂，亦不治。噫，相公慎之。」林甫聽之駭然，遽起拜謝之。生又曰：「公知斯運之通塞耶。」林甫曰：「君當盡教我，我當終身不忘。」生曰：「夫治生亂，亂生治，今古不能易也。我國家自革隋亂而治，至於今日，亂將生矣。君其記之。」林甫又拜謝。至曙，欲聞於上，縻從一爵祿，令左右潛守之。堅求退曰：「我本抵欲達一言於公，今得竭愚悃，而又辱見納，又何用阻野人之歸也。」林甫堅留之不得，遂去。林甫令人暗逐之，生至南山中一石洞，其人尋亦入石洞，遽不見生。唯有故舊大筆一。其人攜以白林甫，林甫以其筆置於書閣，焚香拜祝。其夕，筆忽化為一五色禽飛去。不知所之。（出《大唐奇事》）

袁嘉祚

唐寧王傅袁嘉祚，為人正直不阿，能行大節，犯顏悟主，雖死不避。後為鹽州刺史，以清白尤異升聞。時岑羲、蕭至忠為相，授嘉祚開州刺史，嘉祚恨之，頻言其屈。二相大怒，詬（詬原作詭，據明抄本改）嘉祚曰：「愚夫，叱令去。」嘉祚方惆悵，飲馬於義井，有一人背井坐，以水濯手，故濺水。數驚嘉祚馬，嘉祚忿之，罵曰：「臭卒伍，何事驚馬。」其人顧嘉祚曰：「眼看使於蠓蟻國，未知死所，何怒我焉。」嘉祚思其言不能解，異之。明復至朝，果為二相所召，迎謂曰：「知公跡素高，要公銜朝命充使。今以公為衛尉少卿，往蠓蟻國報聘，可乎？」嘉祚辭以不才，二相日行文下。嘉祚大恐，行至義井，復遇昨驚馬人，謂嘉祚曰：「昨（昨原作視，據明抄本改）宰相欲令使遠國，信乎。」嘉祚下馬拜之，異人曰：「公無憂也，且止不行。其二相頭已懸槍刃矣，焉能怒公。」言畢不知所之。間一日，二相皆誅，果如異人言矣。其蠓蟻國在大秦國西數千里，自古未嘗通，二相死，嘉祚竟不去。

鄭相如

鄭虔工詩嗜酒，性甚閒放。玄宗愛其曠達，欲致之郎署，又以其不事事，故特置廣文館，命虔為博士，名籍甚著。門庭車馬，無非才俊。有鄭相如者，滄州人，應進士舉入京，聞虔重名，以宗姓因謁，虔因之敘叔姪，見其老倒，未甚敬之，後數日謁，虔獨與坐，問其藝業，相如笑謂虔曰：「叔未知相如，應以凡人遇，然人未易知。既見問，敢不盡其詞，相如若在孔門，當處四科，猶居游、夏之右，若叔在孔門，不得列為四科。今生不遇時而應此常調，但銷聲晦跡而已。」虔聞之甚驚，請窮其說。相如曰：「孔子稱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之也，今相如亦知之。然國家至開元三十年，當改年號，後十五年，當有難。天下至此，兵革興焉，賊臣篡位。當此時，叔應授偽官，列在朝省，仍為其累。願守臣節，可以免焉。此後蒼生塗炭未已。相如今年進士及第，五選得授衢州信安尉，至三考，死於衢州。官祿如此，不可強致也。」其年果進士及第，辭虔歸鄉，及期而選，見虔京師，為吏部一注信安尉，相如有喜色，於是辭虔赴任。初一考，問衢州考吏曰：「鄭相如何。」曰：「甚善。」問其政，曰：「如古人。」二考又考之，曰：「無恙。」三考又問之，考吏曰：「相如校考後，暴疾不起。」虔甚驚歎，方思其言。又天寶十五年，祿山反，遣兵入京城，收諸官吏赴洛陽。虔時為著作郎，抑授水部郎中。及克復，貶衢州司戶，至任而終。竟一如相如之言也。（原缺出處，明抄本作《廣異記》）

